

# 寂寞的鯨魚

普學心 陳永任

你與未知孿生  
做一佚名的歌者  
將行蹤留給潛艦卻  
在聲階上迷航

彷彿在日光無法到達的深度  
如何用一種高而更高的旋律打燈  
穿過海草的枯榮找尋部首  
在巴比倫天塔處下錨  
所謂北方並非磁石的走向  
太過曲折

請想像一場囂聚在下沉  
足以喚起記憶  
關於北洋的浮冰  
與另一語系初遇  
不過是潛艦的聲納又或者  
你知道的  
被唇鬚攪動的午後  
無心從海潮中起身卻喚起人類文明  
的興奮

如同混血世襲的謎題  
成為一座孤島  
讓海有海的 你有自己的天氣  
彷彿戀愛不再是選項  
情慾在沉降而聽覺被隔離

那麼你是否知道  
漸次凋萎的期盼是比瘖啞更徹底的  
無聲  
那麼越過隱喻  
不再動用過多的文法  
倘若沉默是唯一的  
共通語言  
你會否因此擱淺在乾涸的瞳裡？

彼時海面如鏡  
而你鳴聲長嘯，沒有回音

註：1992年北太平洋潛艇發現一隻名為「52赫茲」的鯨，可能是罕見的混種，歌唱頻率遠高於鬚鯨的15赫茲，只有自己聽得見，至今仍無伴侶，是最寂寞的鯨魚。



# 心牢

物理治療四年級 黃怡璇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卻怎麼也飛不出這煎熬

你我看似兩條本不交錯的平行線  
倏忽間在三度空間裡生了偏頗而越行越近  
於是我們  
因為眼神的交錯而激零  
因為數次的會心而悸動  
也因為默契而望進你我的眼底  
有時寥寥數語就足以交換心緒  
僅僅簡單的動作即可充分感受到彼此的在乎

因此  
我的心臟會因為你而加速跳動  
我的眼眸總是隨著你而轉動  
如果只是單純的欣賞  
那為什麼我會迷戀上你的笑容？

是時間的無情？  
是空間的錯動？  
還是人心的變異？

小心，一直小心翼翼  
深怕個一不注意失去了微妙的平衡重心  
小心，小小的心早盈滿了你的身影  
更怕一個不經心會洩漏出滿是愛戀的情  
小心，區區一顆拳頭大小的心臟實在裝容不下太多念頭  
寧願一個狠心就當是自作多情  
倒是不如歸去將一切化整為零

如今，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那麼  
漂流的瓣片兒就是我斑剝的心  
而那  
纏綿的川水子即為你冷絕的情

如果就這麼縱情地隨波逐流  
是否  
潺潺流水聲會動聽些？

# 流浪小草的國度

蘇東坡說：「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豈知愚人仰慕能被聰明誤 豈知小草羨慕那難得糊塗

愛是流浪小草的國度 別說假如  
即使最後一地荒蕪 絕不退出  
那是態度 那是高度  
那是道路 那是思路  
那是模糊 那是迷糊  
那是泥土 那是迷途

愛是流浪小草的國度 別比辛苦  
即使最終無底深谷 怎可服輸  
那是速度 那是溫度  
那是專注 那是記住  
那是付出 那是演出  
那是清楚 那是領悟

愛是流浪小草的國度 別論孤獨  
即使終究失誤起伏 鞠躬謝幕  
那是寬度 那是厚度  
那是辜負 那是背負  
那是酸楚 那是感觸  
那是世故 那是紋路

達達的馬蹄豈是美麗的錯誤  
誰是歸人 誰是過客  
誰能回到那最初 因愛平凡的幸福  
長江後浪推前浪 黃昏沙岸的老樹  
吾～ 吳～ 毋～ 亡～ 無～  
只要有浪 只要有浪  
無拘無束 惜福知足

# 新人種疫情通知

環衛所 商育滿



虛偽成了一種新的人種，  
具有一層揭覆式的完美膚色，  
其血液裡的主成份是自私或自我保護。



他們的外觀無異於你我，  
食物卻都沾裹著算計的精緻粉末，  
用以純化血統，  
保護層層嵌鑲的基因。



他們有極高的傳染力，  
其他人種一旦感染便終身帶原。  
隨時可能發作又立即復原，  
表現的臨床症狀不一，  
通常在兒童時期便開始入侵，  
潛伏期未知，  
之後基因透過不斷的分裂增生，  
越發強烈，  
演化成為其一員。



傳播途徑眾多，  
通常透過人與人的接觸傳染，  
亦可藉由巨體激發產生。



此人種的人口數與地區開發程度成正比，  
卻無國家主體或組織，  
更缺乏族群認同感，  
甚至隱瞞其身分，  
當被識破時，

臉部肌肉呈現僵硬感，  
且伴隨無法自主的否認言詞。



多半以政商領袖為其效忠對象，  
剋星為酒精等神經麻醉物質，  
被剋星制伏後將短暫退成未染病前之各種樣態。

偽裝基因亦會分泌進化磷素，  
穩固及作用機轉，

此人種是社會化的高級產物，  
已經引發大流行。



# 致阿罩霧三少爺

記得你的名字  
是因為保有樟腦的香氣

當初北洋的一夕傾倒  
所有的山脈莽野都被征服  
年號無法收斂，卻被帝國主義閹割龍的  
圖騰  
結辯的日子沾染滿身櫻雪

口吃的歲月 連連發不出五十音  
你拒絕成為國語家庭  
在身後影子裡植下原生的標木  
落葉歸根 彷彿不斷蔽日的輪迴  
總有一天意識的種子，會突破季節萌芽  
彼時你踏過門前新鋪的柏油  
棲停的紙鶴會大動作的起飛向北國請願

很遺憾，即使你努力穿越頁緣漸次黃冥  
化的雜誌  
左右手卻彼此牽扯、輪流落後，刻意擦  
肩而癱瘓  
觸發前方蟄伏的噬夢者  
捕食剩餘的殘肢  
你挺了挺身 側臉接下戰亂中火辣辣的一  
巴掌  
像是時代的哀樂

在火源也顯得畏寒的冬季  
你也只得飛離，默默喝下  
一杯不堪久待的苦茶  
讓時間來殲滅整個世紀 以及胸口沉不  
下的茶梗  
或者又向自己允諾 青天白日之下  
有善意的折射  
故土的语言將彎起自由的虹

但你可知道 你的長壽在亂世不是福氣  
溫熱的清酒不合新時代的胃口  
帶土味的血統也是  
你因此頭腦昏眩，忘了甚麼叫祖國故居  
倉皇的向北遷徙  
一如你脫下的歷史  
容易染色  
不可以曝曬見光  
不可以混合滌洗

想為你刻下教語墓銘  
那些我認真臨摹的詩文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  
潦草的歸葬後，來不及問你  
能否預示，或寫一首  
通俗白話的詩：  
如何超過更深更廣的海溝  
一片大陸和兩個海島如何和解

醫學士 陳泓任



註：阿罩霧三少爺，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日治時期非暴力  
反日人士右派代表人物，台灣三大詩社「標社」核心成員。  
二戰期間以祖國之名迎接上海賓客，被日人摑掌羞辱。戰後  
因二二八事件遭國民政府所忌，以頭部暈眩為由避居日本。

# 櫻花樹

職治二 徐孜

看！隨小徑蜿蜒而上，  
眾櫻隨風搖曳遍岸。  
不曾爭艷的，  
牽手起舞，粉紅千萬。  
誰都不願去打擾，  
那瞬間的一絲悠然。

看！櫻花樹下的人兒，  
目光總被對方綴滿。  
相互承諾過，  
有人作伴，那來孤單？  
誰都不願去打擾，  
他和她的一點浪漫。



看！珍惜這片刻時光，  
縱使只有初春一曇。  
就像青春般，  
完美如畫，猶勝江南。  
誰都不願去打擾，  
心坎裡的一縷慨嘆。

## 那些虛構的憂傷

醫學系 黃俊堯

自從來到此地，我開始練習  
另一種說話方式，一個人  
肩負著秘密是痛苦的，我決定  
與你們分享

我能辨識窗外喇叭聲的情緒，傾聽樹葉呢喃  
我能奔跑穿越時空，在無人知曉之際  
回到房間，與微物之神對話  
然而有時，我卻無法分別  
在草叢中搖曳的剪影  
是老虎帕克或是跌出窩外的杜鵑？  
白牆後邊腳步匆匆，門縫中射入的光  
是暗殺抑或救贖？

我向你們傳遞上帝明朗的福音，你們搖著頭  
寧願相信廟前乩童難解的言語  
我為每張大師的藝術珍品重繪複製，你們卻說  
那只是一張張不堪的自畫像  
我在角落暗自啜泣，你們在遠方談笑  
恍如深海中遙遠的回音，而我的世界  
裂解為細小泡沫，上浮  
沒有人願意相信，我的微笑是虛假的面具  
你們寧願戴上相同表情，挑眉或歪嘴  
彷彿我的世界從未存在

最近我開始學會  
隱藏自己，也許我能改寫故事  
如果能修正和你們之間所有歪斜的  
視角，也許你們會懂得觀賞真實  
請你們相信，在這片海洋中  
那些若隱若現的魚群  
並不是我虛構的憂傷

# 購買須知

親愛的，歡迎你來

公衛四 褚霈貞

但這是一項不平等的交易

掏心掏肺不見得能買到真正的實體

商品無法到府維修，更沒有保固期

儘管曾經擁有，卻不代表未來持久

出門要隨時撐傘遮陽，不是交易會見光死，是商品怕曬易黑

走路要不停點頭稱是，不是要你沒事找事，是商品渴望相知

隨身要攜帶3D眼鏡，不是街頭有阿凡達，是商品有配額限定的表演欲

行程要排滿美食，不是期待被食尚玩家採訪，是商品常電力不足又貪吃

約會請關掉Iphone，不是擔心觸電爆炸，是商品天生善妒且喜好爭寵

親愛的你問：那有沒有暫停或是重新啟動的開關呢？

抱歉，你們四目交接的電波剛好導致出廠異常

從此商品誤入偏執嬌嫩的不歸路

親愛的，歡迎你有勇氣購買

散落的商品零件已做了一生的等待。



# 肉食性彩蝶

環衛所 碩一 廖宜芃

曾於一段無知時間  
彩蝶翩翩  
是痂痕斑覆的無名魚  
沈浸的醜戀

恍然望斷  
水藍與天空藍  
不同介質的生活  
外貌是種區隔的膚淺

銜著水藍的哀默  
天空藍已如隔世的生陌  
穿起傷鱗  
把苦澀游成未來的路

我是痂痕斑覆的無名魚  
你是  
嗜噬錦簇外貌的肉食性彩蝶  
踰躑躑以綽約